

就「重陽」

林依潔

看姜貴小說的殘缺意識

姜貴的兩部巨著：「旋風」與「重陽」，一向被視為「研究共產主義的專書」——與張愛玲的「秧歌」和「赤地之戀」佔着同樣重要的地位^①。姜貴也曾

經自剖：

「……十餘年前我就有個計劃，想為辛亥、北伐、抗戰寫三部長篇小說，以重現這一大動盪時代的不同氣氛。」

「烈婦峰」、「重陽」、「旋風」這三部長篇小說就以這三個階段為時代背景，重現了這一大動盪時代的不同氣氛，因此，要把作者的政治意識排斥於小

說之外，無疑是睜眼說瞎話。在「重陽」自序一文，姜貴即已慷慨陳詞他個人對共產主義的觀點。

但，在本文的討論裏，反而捨棄作者的政治意識及體驗，而由人性的觀點，談論作者姜貴對人性之脆弱與殘缺的論點，其動機不外乎，應藉一個更切身的命題，去採取作者對人，以及對人性，人的命運的認知與啓示。如此的前提，只緣於對姜貴小說「重陽」的認真、誠懇，並無意強行套用模式，曲解作者創作的忠忱與苦心。這是反複品讀姜貴這幾部著作時，除了其中貫穿的史實令人有讀史的義憤、警懼之外；而

在小說機杼底下穿引浮沈的衆多人物，尤使人覺得他們跨越了有限的時空，對碌碌人世現身發出恐怖的哀告，由這多如星辰的悲劇人物身上，實不能無感於作者姜貴對人塵世界經由審慎觀照而得來的洞澈智慧，並發出遁世者消極的喟嘆與哀矜！

「旋風」與「重陽」中重疊的影子

「旋風」及「重陽」，皆以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竄起、滲透……為故事主軸，「旋風」中以抗日時期，而「重陽」以北伐時期，為故事發展中的高潮時期，並且穿插了幾個史實，壯大了小說的骨架。

但是，這兩部描述知識份子所領導的政爭狂潮裏，在其間穿針引線的幾個人物，在性格與佈局方面有着複疊的跡象。此外，取材、技巧乃至其間所載的「道」，都是顯而易見——是互相承接，而與作者的創作意識相扣合的。

重覆的人物造像中，以「重陽」的較完整，筆墨更全，鋪設更週到；就技巧言之，「旋風」與「重陽」對興亡無常的主題，不免都有渲染過度之病，而「旋風」一文中對命題的推陳闡述，往往直接訴諸文字

，這種明白點出的手法，自然較「重陽」的隱約、輾轉，張力稍見鬆弛、虛弱，由於言而有盡，反而顯出題旨的概括、簡單，竟不似「重陽」在層次的擴展之後，可以見出餘地。

再就本文討論的脈絡裏，「重陽」近而足，「旋風」疏而可以為輔。以創作年代而言，「旋風」較早，「重陽」晚近，作者的思想體系應是愈晚愈見堅固完備，雖然，「旋風」與「重陽」事實上是孿生兄弟，體貌相似，成熟度却未臻一致，因此以「重陽」為主去探測作者胸中乾坤，不以「旋風」佐證恐怕也難得其全吧。

「重陽」的時代背景

「重陽」是以民國十五年北伐前後的時間為一高凸點，而承接自民國八年「五四運動」以後中國開放門戶的新局面；也就是以「五四運動」的煞尾時期引出，而以「國共合作」時期、北伐時期、「國共矛盾」、分共時期為推展，交織而成。

其中更以共黨的竄起、滲透，步步撩原的事跡交陳其間，貫穿全局。

若捨棄其歷史層面的時空背景，不以之爲歷史小說而爲純小說，則「重陽」是以一個動蕩不安的亂世爲背景，其中的政治事件只是小說的筋骨，牽動了人物、情節的發展。作者藉着史事紛陳的局面，刻劃出一個新舊相接、青黃未濟的時代，中國人民所受到的沖擊、震蕩、不安，而產生了不適、蛻變、徘徊失據的症候；他們想要奮起，以跟新的時代相銜接，但是每個人立足點不同，有些人歷經試煉猶能自保，而大多數的青年，在他們蹈赴理想的過程，往往已因觀念行爲的偏差，或私心或短見，而偏出軌外。

情節概要

「重陽」以洪桐葉青少年時期的際遇爲主軸，扣上顛沛困頓的時代齒輪，迭續發展演化而來。

洪桐葉年幼喪父無力上大學、求職無力↓遂入洋行當學徒↓洪母急症開刀，因柳少樵設計濟助，而結識柳少樵↓柳灌輸以共產主義思想↓得洪父舊交郭心如推薦，得見錢本三，加盟國民黨，爲柳所掌握的共黨組織「臥底」↓離上海赴漢口，明爲「運動北軍響應北伐」，暗爲柳少樵傳遞情報↓（革命軍北伐，大

敗吳佩孚）↓欲轉向國民黨，爲柳識破、威制↓擔任漢口工總「工人糾察隊」指導員↓計誘妹妹金鈴及母親入柳之殼中↓安排母親嫁錢本三↓武漢政府擬行分共，洪欲撤回錢本三以自保↓爲柳手刃，推入江心↓（撤銷武漢政府）。

這是以洪桐葉爲核心發展出來的主線情節，另一輔線情節，則是以柳少樵爲核心，推演出一股當時時代的負面力量，構成了「重陽」裏的人間煉獄，對洪桐葉等徬徨無著的青年，予以試探、誘引、駕馭，終至毀滅。

柳少樵：湘西世家，原在南通讀書↓柳父代娶賢妻葉品霞↓柳先反抗，繼而凌辱其妻葉品霞↓柳搭上葉品霞女僕白茶花↓葉品霞自殺未遂，白茶花被遣回長沙，遭鞭笞、監禁↓柳少樵轉往上海，投入革命政爭↓回漢口主持阻撓國民黨北伐↓教洪桐葉爲共黨臥底↓與擔任「婦協委員」的白茶花重逢↓施暴力，擒洪氏母女↓主計洪母二嫁↓逼葉品霞離婚；白茶花將品霞匹配柳老二↓國民黨分共↓柳少樵溺錢本四、洪桐葉於江上↓屠滅柳家七門；與白茶花相偕而走。

綜結柳少樵的行跡，他反抗父命，唾棄倫理傳統

（包括名正言順的妻子、及正常的感情模式），他捏弄洪桐葉，由自虐而虐人。

姜貴筆下的柳少樵，當然是一個極端誇張的人物，他在「重陽」裏扮演撒旦的角色，但柳少樵有他的傲骨——儘管傲骨只是一付架空的姿態——表面上盛氣凌人，骨子裏是腐蝕了本性的瘋狂與自棄。

而在這一場光明與黑暗的鬭爭裏，柳少樵是一個決定性的人物，摺下扣緊史實的這個亂世時代的外殼，柳少樵強烈而偏差的性格，的確導引了小說中那些原本樸實的人們，走上爭奪、傾軋……各種妥協之路。

固然，就作者姜貴的原委，他寫「重陽」的第一個動機，即是要重現共產黨的興起、猖獗為中國人類帶來大毀滅的這一時代；但是就全文的發展看來，中國人處在流離失所的局面裏，現實生活失去保障，繼之而起的必也是道德的崩潰，人類相互的凌虐、自毀……所以，「重陽」的情節發展，不得不讓人感到末世世紀的暗流無可抵禦地漫佈、侵襲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，人是無法自主的，那些可以自主、可以與之對抗的頑固份子，骨子裏仍有他們的脆弱，他們仍然被這

股惡勢強權吞噬、毀滅——

所以，與其說，作者本着他政治的動機，著手寫「重陽」，毋寧是，作者假借一個亂世的背景，對人性、對所謂人高貴的可能……提出他的質疑——以及，最終的否定。

「重陽」中梧桐飄零的象徵

「重陽」中，有三次著墨寫洪桐葉走過桐葉滿天的場景之中，如果這不是作者的情緒作祟，這三次勾勒都以極緩和，不見瑕隙的筆端，托陳人與景物間互相映照的命運。

第一次，洪桐葉受到郭心如教授的鼓舞，準備脫離洋行學徒生涯，加入國民黨，而與勢利、投機的親叔洪百莊發生衝突，一怒離開洪宅。此時的場景，只見得：

「……水泥的甬道上，法國梧桐的一片片枯黃的落葉，隨着風勢，不自主地飄來飄去。……」（頁63）

枯黃的落葉，隨着風勢，不自主地飄來飄去——第一次出現的梧桐葉的象徵，不但預示了他離開洪宅

以後的漂泊無依，而終其一生的行徑在此也已作了註腳：不自主，飄來飄去。作者將人事際遇推入自然景物之中與之交融，不可算是無心之筆。並且，由這個桐葉飄零的引喻當中，作者也交待了洪桐葉的心態和處境——這一次的受創經驗，使洪桐葉的憤恨產生了移情作用，此後他對人的凌辱與摧殘，多少都來自這個心理基因的轉嫁。

第二次的象徵：洪桐葉接受了柳少樵一幫人的共產思想，來到漢口為柳少樵臥底，又為柳少樵拉攏自己的妹妹洪金鈴。這天，他找出金鈴，兩人之間有了隔膜——

「天氣是陰沈的，馬路兩邊的法國梧桐已經發出新葉，春又來到。」（頁176）

彷彿洪桐葉的前程也乍現一團喜氣，冒出了新葉，他以為自己手中握了一張鐵牌洪金鈴，如果金鈴聽計於他，則應該可以保障他在柳少樵面前的地位。天氣是陰沈的，果然金鈴毫不屈就，春又來到，梧桐抽出的新綠，像幻象一樣，倏然又要消失了。

第三次：是一幕淡景。地點仍在漢口。洪桐葉錯認一個法國女人安娜為洋行女老闆烈佛溫太太。——

「沿街種著濃密的法國梧桐，窗上又嵌着彩色的毛玻璃，這使得屋子裏邊的光線非常陰暗。那女人正背着櫃臺俯身在整理什麼。」（頁20）

濃密的法國梧桐，此時洪桐葉彷彿如一個新貴，帶着一股陰森森的氣息入侵進來。場景中，洪桐葉由隱而顯，法租界對他來說本是一場噩夢，是一連串受歧視虐待的記憶；而此刻——他遇到一個與烈佛溫太太模樣相仿的女人——「他把自己放回到一個朦朧的舊夢中，撫着自己的疤痕。」

此時，洪桐葉的分裂性格已經彰顯出來，殘暴中安於被虐待的性格。恐怕他這一生也都在這種游離性格之中擺蕩不定，而做了兩頭不是的兩棲動物。由這一片濃密的法國梧桐中閃現出來的一片溫情，事實上，這也不過是洪桐葉墮落為一個尊嚴淪喪、道德淪喪的虛無主義者之前的迴光反射而已。

作者三次以人物與景物互喻，是春是秋都是梧桐，心境與物境相乘，以外景映顯人物不同時期的境遇與心情，而這些場景連接起來，也就承擔了全文的引領詩：

「野陰添晚重，山意向秋多。」
的啓發。

象徵有時淺顯有時詭譎，而無不隱含肅殺與早凋之氣，是一種急景凋年的景象。

而作者在「重陽」裏引用桐葉飄零的象徵，較之在「旋風」中直接由人物對白點出其含義，就間接而蘊藉得多了。

宿命的悲情

我們可以說，桐葉枯黃飄零在「重陽」中含有隱喻作用，象徵人物的性格、際遇及結境——而全文所抒陳的一個悲劇丑角的葫蘆夢境，乃即是作者姜貴自「旋風」中延伸過來的殘缺意識的再現。

殘缺意識也許就是姜貴對人世終極的觀照，及至晚期的作品如「花落蓮成」、「蘇不纏的世界」、或「雲漢悠悠」……等，小說的結局無不盤結在一個「空」字上，由有而無，由無歸空，恐或是姜貴對無可如何的亂世一種規避或極諫的心態？！

而「重陽」一文，幸而沒有覆蹈作者在「旋風」中明文闡說因果輪迴的毛病。所以，「旋風」中所寫

的，方冉武個人的縱慾墮落，與「居易堂」大戶的敗落，方鎮的頹勢，形成連鎖的局面，在「重陽」中不復出現，「重陽」中筆觸更鮮明的是，他寫個人的分裂、腐化，緊扣在時代的大波瀾上，人類找到一個充分墮落的時機和藉口。

說真的，作者在「旋風」中，寫這個鄉鎮士紳大族的沒落，方冉武大爺與陶祥雲之間的冤冤相報，居易堂倒如蓬草，而方冉武娘子又淪為名妓龐錦蓮的跟班，這一連串的陰陽大翻臉——雖然這種波瀾迭起的高潮模式，正繫乎中國戲曲的精神，然而，過度戲劇化，相對地也大為削弱小說自身的說服力。

「重陽」中主要人物的行為發展，都可以孤立為個別機體的獨立功能，在連環事件中沒有真正的無辜者。

但是，「重陽」所寫的的確是一羣弱者，一羣受害者的境遇。——這不是屬於英雄的時代。橫行其間的關鍵人物柳少樵，就是一個魔性的象徵，而柳少樵自喻為如來佛，如洪桐葉等，根本無法逃出他的手掌心——作者塑造柳少樵這個人物，是極度的哀憫或極度的退縮呢？

——佛法與苦海皆無邊——

作者姜貴總是不斷重現這種宿命的前提；「重陽」裏，像朱廣濟、錢本四這些想要自渡渡人的泥菩薩，終究扼制在柳少樵的勢力底下。這裏沒有拯救的信息。

姜貴在「重陽」中闡述幻滅的主題，是環繞在幾個關係的破壞和崩墜上面，最嚴重的是倫理關係的墮墮，其次便是男女關係的無常。

對倫理關係之破壞，無出其右者，當推柳少樵的弑父滅家，洪桐葉的爲母作嫁，犧牲胞妹；而柳少樵遺棄嬌妻，勾搭女僕——先唾棄婚姻制度，復又蹂躪正常女性——便是擾及男女正常關係的一股主導力量。這雙重關係受到強大的摧殘，使「重陽」裏的人世，彷如回到洪荒時代，原始而殘暴的感情侵凌了既存的倫理、綱紀。人類在鬭爭的藉口之下，變成縱慾的動物。

也許這是一個非常的時代，這些人表現的正是非常時代中的苦悶與發洩？姜貴藉着諸種人際關係的幻滅，表露自身對這個乖謬、不合理的時代絕望的悲情？

小說結尾，雖然以武漢政府與中央合作分共的事爲結局，柳少樵等共黨核心人物勢必要從舞臺上引退，但是，作者並沒有透露出樂觀的希望，這批人只不過暫時告退而已。而他們對當時社會所欲強行的破壞和愚弄，事實上已經得逞。時局釐定之後，破壞份子雖然被迫下臺，而逆流裏的中堅份子亦已消逝殆盡，能够從洄流中倖而保全的只是錢本三這類的騎牆份子，他們是真正戰勝現實的一批人。

靈與慾的世界

「重陽」與「旋風」中，作者都耗費相當大的篇幅，描寫這些故事中的要角如何在慾海中翻滾；「旋風」中的方冉武即是被「慾」所吞噬，敗家蕩產遺害妻小的一個典型；「重陽」中的柳少樵更有着性變態的性格。「旋風」中的主腦人物，這個滿腔理想的方祥千，還是有着逛窑子的遺少習氣，更不用說龐月梅、龐錦蓮門上這批熟客，陶祥雲……等人；而「重陽」中洋行老闆挽留洪桐葉的方法，也就是安排他去走一圈……

「慾」在「旋風」與「重陽」這一些士紳流氓身

上，流溢出一股腐壞的惡臭；這兩部小說中，真有幾人沒有在這方面沾惹過，「失足」過？難道，姜貴也在寫像「金瓶梅」那樣的哀書嗎？

在一個網紀大壞的時代裏，「色」卽如人類原始的天性，本能地抬頭，人或多或少都不由自主被駕馭了；而「色」只是人類道德敗壞的一環而已，人類也就是這麼易於屈服而且懦弱的一種動物罷了——而在大毀滅來臨之前，人類的靈魂裏已長滿了蛆蟲，逐漸蠶食人的意志和力量。

我們的確看到，在洪水猛獸這類客體逼臨人類處境之前，這羣人早已耽溺於病毒、自毀——所謂的人，只是麇集在黑色土地上的菌類，展現在眼前唯一的命運之路，就是毀滅。

如果，作者並非將色、慾，放在衡量人性的秤錘上，將它視同人類的墮性之一，而未必將它對立於道德、理性、昇揚——那麼，我們同意，在一個理性及信念皆已崩潰的時代裏，色、慾只是人必須通過的一項試煉而已，他僅只代表道德秩序潰散以後，人類的魔性普遍逞能的一面。

否則，我們不免有一個疑問。

作者將人物安置在「性」這個靶上，他們成爲聲色犬馬，奔逐其間——苦海無邊。然就對人性的掌握程度言之，「色慾」竟成爲人無法通過的關卡，從作者著墨的程度，及其一再重現的人物墮落行爲中，我們仍不免認爲，作者透過「色」、「慾」對人物完成的批判，實有其童駭情緒。

亂世裏的飲食男女，是否都必如魍魎，充滿蠱惑？他們本是一團妖氛，干擾正氣？當此時節，人的慾念橫流，精神的剛正與奮揚處於侏儒的地位，我們於是見到，個人的分裂——社會的崩弛——民族的大流徙——

綜結起來，卽是衆生的離苦。

情有抑無？

「重陽」和「旋風」二部小說，都表現了當惡勢力入侵到人安定、陳舊的生活時，人自然反應出來的自私與怯懦。那麼，在「情」的世界（親情、友情、或愛情）裏，作者的體悟又如何？

「旋風」中，追隨方祥千的一千人中，除了方培蘭始則坦蕩，終亦無悔，以道義俠情相濡沫，除方培

蘭之外的一幫人，也不過爲了謀一個職位，圖點私利，既沒有「理想」上的認同，也不在道義上相許，只是以公混私，見風轉舵而已。

即使像方冉武娘子對老嫗太西門氏的一番體恤，也只是在自憐的心境下投射出來的行爲；而她對曹小娟雖也有一番姐妹情誼，而曹小娟却仍是她用來拴攏方冉武的手段之一，攏絡曹小娟之前，已經先使她犧牲——所以是，先成全自己，再示情誼。

「重陽」中，作者不再爲我們抒陳這種跡近荒漠的絕境。

老一輩的朱廣濟與板蒼實，兩個不同國籍的老朋友，爲了救人淑世，一個走上政治與教育的聖壇，一個投身杏林，以不同的方式爲中國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。而板蒼實以日人的身份，暗助中國革命，除了他本身具備的政治理想之外，事實上，正是他對朱廣濟愛屋及烏的表現。

年輕一輩的錢守玉和洪金鈴，兩人結識時，守玉的父親錢本三正擔任軍事要職，而洪金鈴家早已是破落戶了，兩人身份背景懸殊，却能掬心相見，一見如故。這不啻爲荒漠中的一脈甘泉。

在一片赤餒險濤之間，這種溫情或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星星之火而已，但或也正是作者爲苦難的人世所揭示的一丁點兒光明、溫暖的希望吧！誰能說，除了沈沈的黑暗，便已萬物俱寂了呢？

而較諸這個和諧溫馨的有情世界，「重陽」也提供了一種逸出常軌的感情模式。

柳少樵與白茶花的搭檔，他們打破主僕關係，而爲情侶，終爲夫妻。他們從頭到尾都未曾脫離患難之交的關係，作者以柳少樵這個心理偏激、狂暴、病態的人物，和癱腿的白茶花之間的相憐相惜，固然這種關係是建立在病態、與同情的心理上，也是魔性力量的彼此吸引和連結，儘管他們不能符合讀者對正義與公理的期望，而就第一義的情感來說，柳少樵和白茶花還仍是情義關係更勝利益關係的。這樁却也是姜貴筆下最詭譎、最易引起爭議的事體了。

紛紅駭綠的女性世界

「重陽」和「旋風」，小說結構是以男性爲故事主導人物，他們主持了一個開創或破壞的局面，但其中的女性角色所支撐的保守、受害的局面也不可忽視。

。作者甚且以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，來臨寫這些中國舊社會女子，處於混亂無常的處境中，她們如何直接、間接的反抗，而在反抗的過程中，她們如何卸下原有的身份、禮教，脫胎換骨，以因運眼前飄忽動盪的局勢；這些女子，有的融為破壞力量的一部份——像龐月梅、龐錦蓮、白茶花；有的在受害之餘，馴從於惡勢力以求倖存——如方冉武娘子、葉品霞；有的還來不及看清眼前的世界，便隨波逐流——如趙蓮、朱凌芬。而像錢守玉、洪金鈴，她們有她們的堅持，但還是不免有屈從的時候。

「旋風」中，封建的力量在女人的身上彌形牢固，「居易堂」的方老太太，就是一個封建社會形象清晰的投影，跋扈而又無知。而她們背後所撐着的家族、宗社也的確是一隻吸乾血液的大壁虎。

方八姑是「旋風」中一個特異的女性形像，但她的特立獨行，却只是緣於她的悍烈脾氣，未必真是一種見識。

「重陽」中的女性，如錢守玉就身受由小腳放大，是大是小皆不相宜的痛苦——這個急遽變化的時代帶給她無數的折磨。葉品霞的美貌及書香世家的背景

，使她處身於價值標準定位失據之中，只帶來雙重的折磨和自我的否棄。而白茶花，由葉品霞女僕的身份，蛻然成為亂世社會中的一名女梟雄，她由受制的地位翻為制人的地位；白茶花所負荷的正是中國傳統社會大翻身的形像。

當然這羣女性的命運，畢竟仍依附於她們所從屬的社會結構，在以男性為前導的變型社會中，她們由一名受害者而顯現出變格的人格，也可以說，她們仍然是不自主的被迫去改變自身的地位，以適應新運命。

新潮流對她們是否有過禮遇和體恤？至少在「重陽」和「旋風」中，女性自主的時代尚未來臨。

相對於男性世界所表現出來的鬭爭、心計與手段；女性世界所呈現的又是如何的氛圍？

「旋風」中的方老太太一派的刁蠻無理，及西門氏的委曲認命，是舊式社會的反例；方冉武娘子的承上安下，一意順應客觀環境的變遷，她以的靱柔生命力周旋其間，得體而又有情——但是，她是最懂得自衛的。

女性世界較齊全的還是「重陽」：「重陽」裏的

衆女子，像白茶花、烈佛溫太太傾軋，凌駕性格的少，相對的，葉品霞、洪金鈴——等都有其良善與溫情，她們對新社會充滿疑問，她們有些不滿、有些委屈，在怯懦的時候自己做了些許退讓和妥協，但是，她們緊緊背負着自己的痛苦之餘，她們並沒有顯著的對抗行爲，反之，以她們殘餘的生命去溫暖、安撫家人與朋友。她們是犧牲者，但是她們不知覺地放出了光熱。排擠與抗爭，都不再是她們的權利了。

所以，儘管外面的世界是一片喧囂擾攘，這裏仍有一支弱小的族類，以其陰柔、順變的性格維持着暫且安定的小局面。當然，我們若竟寄望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那也是讀者的痴愚、頑固了。畢竟，姜貴筆下所刻劃出來的這些女性角色，又有哪一個不是悲劇人物呢，而作者所刻意經營的這個紛紅駭綠的女性世界，豈不是玉石俱焚，無一倖免？

大時代的啓示

舊約出埃及記中，受耶和華眷顧的以色列子民，由摩西將他們從埃及法老王手中領出，並且因神的大能安然免除埃及軍隊的追殺——然而到了曠野，以色列

列子民因爲飢渴，發出怨悔之言，並向耶和華試探、爭鬧……

「重陽」中的中國人民也像失去圈牧、誠命、律法的羊羣，恹恹惶惶逃離奔竄——外面是他們冀以翻身的自由世界。於是由政治捐客裝扮而成的僞先知適時出現在眼前，傳播福音，鼓舞他們因窮失據的精神，向他們展示一個恍惚一蹴可及的夢境——這是一塊拯溺的浮木。以是，新社會的改革與遠景，就完全繫乎此了。

以色列人民雖有憂患，畢竟有福音引航。而中國這羣子民却反而受到試煉和懲罰了。在僞先知的煽動之下，積極份子以拓荒、冒險的英雄自居，彷彿是衆民希望之所託，與夫新時代的先驅，自覺者。

正如洪桐葉等支持他們的行動的，是由個人際遇所引發的對時代的譴責——而這真是一個分裂、變格的時代，超乎平日的秩序與情理，這裏正是一個大時代的迷夢底下，一羣痴、愚、狂、妄的衆生。

洪桐葉攀緣的不是磐石恰是一塊浮木，像其他孤立的民族一樣自浮自沈，無邊的苦海中，個人的生命更只是燐燐欲滅的燭火，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道德秩序

世界，究於何時被廢棄或消滅了呢？人格的退讓是否果無極限？「重陽」中處於動亂的中國人民，他們不是神的選民，他們命運的迴轉中，就沒有江水九轉、柳暗花明的遠景——在這氣短的年代，人也只有跟着一路敗壞下去，好事壞事儘可任自飛滅。

那麼，在這既有秩序以及價值體系皆已錯亂的劫數裏，有誰是終局裏的倖難者？

錢本三與洪大媽的二度姻緣，是「重陽」中難得的一幕喜劇，實則，這只是兩個被愚弄、擺佈的老人，這幕喜劇裏有着作者相當份量的刺蝟與質疑，給予這個啼笑皆非的人生幻境，加深了一層色澤。

投機者延長了這個迷離幻境，鷹犬們將自己送上祭享的盛壇……螻蟻衆生，忙着變色、自衛……

重陽之前像蒸籠一樣的漢口，彷彿已窒息了衆多的生靈；重陽過後，即是寒露節氣，已值秋冬之交，逐日侵逼而來的是萬物的蕭殺、蕭條，以及進入嚴冬的準備。

「重陽」的結尾裏，良窳俱摧，作者除了使人物落入挫敗與感傷，未見福音的播揚——這個世界將更

換另一批人上臺，而苦難、掙扎與失敗可能還會一成不變地重複起——或許，這一場屠滅式的試煉僅只是一個無聊的玩笑。

作者的殘缺意識，由「旋風」而「重陽」，先後銜接、連鎖，殆非作者無意得之。姜貴先生一生篤信佛理，其他著作亦常圍繞果報、著空的意識為課題，作者寫「旋風」、「重陽」初以共黨竄起為亂的事體為經緯，而以史為引導，欲藉此以交待自身對家國、人世之感念；而小說本身枝節錯密的繁衍中，却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作者個人的生命情調以及其人生觀的極致。

然而，殘缺的空境，究係姜貴對人世極度的謙卑呢？或是澈底的了悟與退讓？「重陽」中的推演，有其辛辣、有其和緩深沈，直接而激烈的控訴已轉化為無垠的浩嘆。

註：①見夏志清著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頁五五六、五五七（傳記文學）。

②姜貴著「雲漢悠悠後記」。（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）